画梅记

王祥夫

甲午年春，与朋友去南京看梅花，同时吃到了很鲜的冬笋，在元墓的明代老梅树下，忽然想起一件考古的故事，就是当年给朱元璋修墓的时候工人们忽然挖到了三国孙权的墓，这就不得不秉报朱元璋，是继续修？还是换地方？或者是把孙权的墓移走？朱元璋想了想只说了一句话：权亦是好汉子，就留他在此处守墓也好。可以说，到南京元墓看梅花，是一举三得的事，梅花也看了，顺便还看了朱元璋和孙权的墓。再加上道边有卖鸭血汤和小烧饼的，味道殊绝，和在南京市里吃到的鸭血汤自是大有不同。老南京人，习惯把朱元璋的墓叫做元墓。而元墓的梅花也向来是有名的。

元墓之明代梅花，枝干虽不那么粗，却屈曲得好，我在那里画，只听旁边有人说道“这一枝做拐杖恰好”。梅枝多屈曲是因为人们多喜随手折梅花拿回去插瓶，所以多节多折枝后留下的疤痕，这正好成全了画家们的画梅花，但能不能做拐杖却不得而知。以老梅枝做拐杖想来亦好，这样的杖拄在手里，感觉与梅花同在。

予喜欢画梅花，入庚子年，日日晨起笔墨日课便是它。画一幅梅，喝两杯茶，吃一个潮汕桔饼，这便是我庚子年春以来的生活。因为喜欢梅花，曾给乔叶女士治一白文四字闲章：梅花弟子，也不知她现在画到了第几幅？而她是我的画梅弟子还是生长在江南处处皆是的梅花的弟子？一时又说不清。而因为喜欢梅花，庚子春我又请篆刻家的孙善文替我治印，亦是四字朱文：梅花弟子。

中国文人是喜欢梅花的，即使不是文人，许多的人也喜欢梅花。所以我给人写字，喜欢常写的四个字是：许梅为友。若再接着写，便会是：其心如梅。

是，左右离不开梅花的。

过去是宝 今天为泥

唐同轨

边看边聊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中美丽家园的建设如火如荼，其中就有对污染河道的治理。多少年来，由于农村集体种植麦子、油菜的已越来越少，利用河中的淤泥给麦子、油菜施肥的更已绝迹多年，加上不少农民和河道两边的住户将收成好的秸秆和各种生活垃圾都扔到河里，于是，河中的淤泥越积越厚，农作物腐烂后散发出的阵阵恶臭，严重影响了周边百姓的生活。

而在过去，河道里的淤泥常常“供不应求”，它是求之不得的有机肥料，是农家一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到寒冬腊月，正是给越冬的麦苗和油菜上肥的最佳时节，而最好的肥料就是河中的淤泥。当时流行一句俗语：田施河泥浆，胜吃蜂皇浆。种田的老把式们认为，给冬麦和油菜盖上一层河泥浆，不仅能保暖避寒，让作物增加肥力，还能为来年的丰收奠定根基。

当年我回乡务农的生产队里，冬天，男人们主要的活计，是罱泥和挑河泥浆。气力大一点的，则选择将别人罱来后拷入河岸边一个很大的被当地称之为“糊涂”的泥坑里的泥浆，用长柄勺舀入两个担桶里后，挑到岸上的麦田里，浇灌在麦苗上。气力小一点的，则选择罱泥。生产队里规定，凡是罱泥的，每天必须罱满五大船泥浆，才能得到八个工分（每个工分约八分钱）。当时我个子还不高，气力也小，只能选择罱泥。

每天一早，迎着呼呼刺骨的西北风，我左手拿着像手杖似的让船固定的“插绳脚”，右肩上扛着由两根长长的竹竿和一个网兜组成的挖泥夹，走向停在河边的木船。那时的冬天冷啊，挖泥夹还未放下水，冻得绯红的手指就已疼得难以动弹，只能用嘴对着手指使劲呵气。忍着疼痛，将船移到一处岸边，插好绳脚，站在右侧船沿上，呈45度上下捏住竹竿张开网夹，沿河坡慢慢抄进河底，让河泥涌进网兜，再两手一上一下慢慢将网夹夹紧拔起，待到船沿口，用头的右侧迅速靠往左边的网杆借力，两手趁势用劲往左侧船里一甩并松开网夹，夹在网兜里的河泥便连水全部倒进了船里。等到将网夹重新放进河里，两根竹竿上的水早已凝结成冰凌，手捏上去又冷又刺，好几回，痛得我差点流出泪来。

冷点痛点，若能罱到河泥倒也罢了，然而，那个时候，整个冬季，因为你在罱，我在罱，天天罱，月月罱，河底的淤泥，早已罱得干干净净的，竹篙往河底一插，硬邦邦的，一不小心，篙子一滑，人差点会跌进河里。常常罱了一天，罱到的只是河底的一些黄泥，当然，拿到的工分也自然可想而知了。有趣的是，罱泥时，由于我常常用头借力，一个冬季下来，右侧一圈的头发被竹竿磨得光光的。

时间带来的变化总是很快，如今的农田有了更好的肥料。河道的良好治理是新农村的标志，挖罱泥为肥料也成为农事的历史一页。

梅花（中国画） 王祥夫

为《当代诗坛六十家》序

王 伟

在这个文化意义上的解构和重塑时代，一些公认的属于美好、庄严和神圣的事物，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一些熟习的用作赞美、褒奖和颂扬的词句，常常让人顿感陌生。比如，“文学青年”这个蕴含执着追求、自我修炼、不断进步等含义的美词，渐渐地成为一种不合时宜、冥顽清高、固步自封的象征。不少人只是在慨叹从小喜爱而终无所成的时候，才不无自嘲地说起自己曾经是个“文学青年”。

然而，终究有一些人，不为奔逐的世风所染，坚持把文学作为矢志不渝的爱好，把文学阅读和写作，作为一种宁静的生活方式，在纷纷攘攘的世界里，为自己保留一片纯净的精神天地。他们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保持着一颗年轻而执着的心，遨游于那片无尽的天空，沉浸于那片丰饶的海洋。

在我的眼中，周洋就是这样一位钟情于文学的青年。

经朋友介绍认识周洋时，我还不知道，他曾经获评为沪上文学会客厅——“思南读书会”的年度最佳读者。这两年，我也多次参加过这一读书会的活动，坦率地说，渐觉熟悉的面孔，多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每次他们不光听得认真、提问踊跃，还会拿着小本子和专用笔，走到台前请嘉宾签名。而现场的年轻人则安静得多、也流动得多，没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所以，当得知有年轻读者早已默默地成为思南读书会的拥趸，我颇感欣喜，毕竟，他们爱好阅读、亲近书本，是更富有成长性和生命力的都市风景。

几次与周洋接触下来，知道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对读书和淘书抱有兴趣，已经收藏了3000多册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图书，那是他在大学学习和参加工作的一二十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之所以说“收藏”，因为这些书中，有些价值不同寻常，比如，关于一本名著的海内外不同版本；比如，作者本人的签名本甚至赠言本，等等。这些书中，镌刻着周洋在文学世界里跋涉的足迹，载录了他与许多名家邂逅和交往的记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人文宝藏。

对待自己珍爱的收藏，有人视如拱璧秘不示人，有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而周洋的作为令人赞赏——他选择拿起笔，用文字记录那些与书结缘的似水年华，这是一种开放、分享的态度。周洋将笔下文字结集出版的第一本书，名为《海上书缘》，就是以书人书事为素材，将藏书之乐、读书之趣、爱书之情，在字里行间自然地流露。这以后，他又以国内外诗人作为书写对象，既有收藏签名本诗集的故事，更有读诗品诗以及对诗人命运的感悟，如同架设一条光影斑驳的诗歌长廊，让人徜徉其间，如至远方。

周洋给人的感觉，谦逊和低调。他笔下的文字，平实而内敛，或许本意只是作为个人心境的一种记录和“收藏”，但我感觉，值得将他的书介绍给更多的朋友。通读新的书稿，我看到一群个性鲜明的诗人和他们熠熠生辉的作品，向我们展示现代诗歌的包罗万象、奇崛瑰丽。几年前，在《解放日报》主办的“解放论坛”上，面对听众提问中所谓“诗人已死”一说，余光中先生非常幽默地回应到：“诗人没有死，你的面前就有一位”，坚韧的话语，赢得现场听众潮水般的掌声。在周洋的新书中，真实再现了他从诗人手中得到签名本的难忘瞬间。欣赏品鉴诗人的代表性诗作，我真切地感受到：诗人没有死，他就活在我们中间，他们并非高冷得难以接近，而是以真实的欢乐和忧愁，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和人生。

我还想说，喜爱诗歌、喜爱文学和向往远方、向往星空的人还在，“文学青年”还活跃在我们的身边！祝愿周洋从他的两本著作起步，不仅作为一名读者，也作为一名作者，进入文学的世界，周游于那片丰饶的海洋！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三部曲

那秋生

王阳明的心学具有三大原理，可以成为我们的人生指导。第一是“心外无物”，即认识自我存在，明察“吾性自足”的要领。如何认识自我？正如对“人生三大问题”的回答：“我是谁？”（核心是现在的定位）“我从哪里来？”（核心是历史的回顾）“我到哪儿去？”（核心是未来的追求）第二是“知行合一”，即锤炼自我品格，特别注重“事上磨练”的过程。鲁迅有一句名言“要紧的是去做”，行动必须胜于言语。第三是“致良知”，即成就自我价值，达到“此心光明”的境界。正所谓人人可以成为圣贤也。总之，认识自我存在——锤炼自我品格——成就自我价值，这就是人生的三部曲。

门对门的烦恼

——『左邻与右舍』之十九

童孟侯

香港来沪的何叔住在漕宝路一个豪华公寓的501，四房两厅，很宽敞，但是生意一直不好。他特地请一个香港的风水先生来看看住宅。先生一进门就问：你家西面是不是有不吉建筑？何叔心里服帖得要死，说：西面800米就是殡仪馆啦。先生说：501的门正对着西面，要把门换个位置，换到南面，逢凶化吉。

503室的慧珊姑娘是原画师，那天上班出门，看见501正把家里的防盗门拆下来，她想，何叔要换智能门？当天下午回家，慧珊就发现泥水匠正用冲击钻打墙洞凿水泥，突突突，突突突！啊，何叔在她家对面的墙上打出了一个大洞。她恍然，何叔要把门移到南面来呀。她立刻阻止：何叔，你怎么把门移到我家对面来？何叔说：换个风水啦，不好意思，声音很响。

慧珊说：门对门是冲的，鲁班师傅都说过这话。你要风水，我也要风水。何叔很无奈：门也拆了，墙也开了，你行个方便。

慧珊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给物业裘经理。裘经理吃惊：何先生，你怎么能擅自改变大楼的建筑结构？何叔解释：不是大楼，是自家的门自家的墙嘛！

裘经理说：自家的也不行，建筑布局不能随意改动，你当初入住时，我们发给你一个公约，你是签字的。何叔说：门的方向不改变就要影响我的生意。

裘经理说：即使门可以换个方向，你也应该和邻居商量。《民法通则》说：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何叔不服：《民法通则》没有说不可以换门的方向，再说我又不是开第二扇门，还是一扇门啦。慧珊火了：根据《民法通则》，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你已经侵害到我了，我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是我不要你赔偿，只要你把门搬回去。

裘经理道：她说得对，可以告你。你要搬门之前，也应该和我们物业先打个招呼嘛。

这天夜里，何叔没睡，因为南墙凿开大洞还没有装上门，这不是开门迎小偷吗？好不容易东方拂晓，他就按响了503的门铃。慧珊穿着睡衣到猫眼里一看，是对门的何叔。开门问：怎么啦？

慧小姐，我原来的门已经拆掉了，南边已经好不容易凿开了，木已成舟。这样吧，我帮慧小姐家做一个玄关，或者买个高级的屏风给你，或者买一盆树给你，这样就挡住了，不冲了，费用全部我出。慧珊摇头：昨天晚上我上网查了，门对门就是互冲，就是浊气对冲，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好的。门对门也叫“相骂门”，你看你还在装门，我们不是已经“相骂”了吗？

何叔说：我不在乎，请慧小姐通融一下。慧珊寸步不让：你不在乎我在乎，门对门不仅对我不利，对你也是不利的。请你按原样把门装回去。

何叔说：请慧小姐帮忙……慧珊打断道：不要说了，请把砌起来的砖头打掉，把凿开的墙补上，保持入户门的原来朝向。你要是不做，我立刻叫裘经理！

第二天，何叔家的门回到原样。过了两个月，何叔把501室卖掉，搬走了。

七夕会

带“洋娃娃”外孙女

孙孟英

女儿顺产生了个八斤重的洋娃娃小千金，母女平安。当我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一颗为女儿操心担忧而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更为欣喜的是年过花甲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了当上外公了，那种喜悦、兴奋、开心已无法用优美语言与华丽辞藻来表达，万语千言汇聚成二个字“开心”。

小外孙女是个混血儿，长得非常漂亮可爱：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眼珠、白白的皮肤、褐色的头发、圆圆的小脸、大大的耳朵，整个一洋娃娃模样，真是人见人爱。面对这样可爱的第三代，无论是她的外公外婆还是她的洋爷爷奶奶都恨不得把所有的宠爱、溺爱与关爱都倾注于她的身上。

隔代喜欢中外祖辈都一样，都有那种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感觉。但是，在不同的国度里由于人种、文化、观念、思维、教育与理解的不同和异样，使我们在带娃娃的过程虽然享有天伦之乐，但也有一种五味杂陈之感，甚至有时候还会“担惊受怕”或“提心吊胆”。

初冬时节，女儿生产是在悉尼一家口碑不错的私立医院，每天的餐饮号称超米其林级别，但该医院不管是不是刚生好娃的产妇，一律送上的是凉果汁和凉茶水，甚至是冰冷的，我和老伴当即“提异议”，但女儿女婿听从“医嘱”不听劝说一切我行我素，结果一个星期后的半夜女儿突然肚子极度疼痛，紧跟着是不可预料的“大事”发生了，好在抢救及时转危为安，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通过这件事感悟到“人种”不一样，饮食不一样，体质当然迥异，我们必须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产妇产后要“保暖”，更要休息坐好“月子”。

一个月后，洋娃娃从月子中心回家了，照顾喂养娃娃成了我们老两口的首要任务，我们是小心翼翼地“喂养”她；奶瓶消毒、牛奶加温，不能烫、不能凉、奶粉不结块等，一切都要小心和讲究，生怕有“闪失”而影响娃娃的健康。晚上睡觉时除了给娃娃穿厚厚的衣服，还要盖上厚被，生怕着凉感冒了。但这一切并没有使这小家伙感到舒心而安宁入睡，总是吵闹不好好睡，弄得我们不知所措。而洋女婿带娃娃时却颠覆了我们的传统习惯，他用凉水冲奶粉喂娃吃，睡觉时衣服穿得很少，而且身上只盖一条薄薄的毛毯，我们见状担心极了，可意想不到的是娃还睡得特香特安宁，第二天啥“状况”也没有发生，我们的担惊受怕是多余的，也许是人种与基因不同的缘故。

老外也非常注重“早教”活动（也叫玩耍活动），各街区图书馆、活动中心等都举办这种公益活动，而且内容丰富多彩，除了有讲故事、搭积木外，还有唱歌、跳舞、做游戏及形体锻炼等，目的是培养婴幼儿的感知能力、肌体协调能力及开发智商。

女儿女婿把刚三个月大的娃娃送去“早教”，其中早教中的手抓小孩脚掌头朝下的“倒挂”形体锻炼，让我们看得心惊肉跳，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们却不以为意。

养育